十誦律/卷第 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十誦律

◀上一卷

卷第二

下一卷▶

十誦律卷第二(初誦之二)

後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羅譯

明四波羅夷法之二

佛在跋耆國跋求摩河上，是時佛語諸比丘：「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教我等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，我等當勤修習。」諸比丘作是念已，勤修習不淨觀，深懷厭惡慚愧是身，譬如年少自喜嚴飾、洗浴身體、剪爪治鬚髮、著好衣服、以香塗身，若以死蛇、若以死狗、或以死人臭爛青瘀、鳥獸所食膿血蟲出以繫其頸，厭惡臭屍深懷慚愧。是諸比丘深修不淨觀故，慚愧厭惡亦復如是。爾時或有比丘發心欲死、歎死、求刀自殺、或服毒藥、或有自繫、或投高崖、或有比丘轉相害命。有一比丘勤修不淨觀，深得厭惡慚愧臭身，便往鹿杖梵志所讚言：「善人！汝能殺我，與汝衣鉢。」時彼梵志即以利刀而斷其命。有血污刀，持至跋求摩河上洗之。有魔天神從水中出，住水上讚梵志言：「善人！汝得大福德，是沙門釋子未度者度、未脫者脫，兼得衣鉢。」時彼梵志生惡邪見自謂：「審爾。」便挾刀去，從房至房、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唱言：「誰未度者，我當度之。誰未脫者，我當脫之。」時諸比丘勤修不淨觀故厭惡臭身，從住處出至梵志所讚言：「善人！可斷我命。」時彼梵志尋斷其命，如是二三乃至六十，以

是因緣僧遂減少。月十五日說戒時至眾僧減少，佛知故問阿難言：「今說戒日眾僧都集，何故減少？」阿難白言：「世尊一時教諸比丘深修習不淨觀得大果大利，是諸比丘即勤修不淨觀，厭惡臭身，譬如年少自喜嚴飾、洗浴身體剪爪、治鬚髮、著好衣服、以香塗身，若以死蛇、若以死狗、或以死人臭爛青瘀、鳥獸所食、膿血蟲出以繫其頸，是人厭惡深懷慚愧。是諸比丘修不淨觀，厭惡慚愧亦復如是。爾時或有發心欲死、歎死、求刀自殺、或服毒藥、或有自繫、或投高崖、或有比丘轉相害命。有一比丘，勤修不淨觀故，深得厭惡慚愧臭身，便往鹿杖梵志所讚言：『善人！汝能殺我，與汝衣鉢。』時彼梵志尋以利刀斷是比丘命。有血污刀，持至跋求摩河上洗之。有魔天神從水中出，住水上讚梵志言：『汝得大福德！是持戒沙門釋子未度者度、未脫者脫，兼得衣鉢。』時彼梵志即生惡邪見自謂：『審爾。』便挾刀去從房至房、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即大唱言：『誰未度者？我當度之。誰未脫者？我當脫之。』時諸比丘勤修不淨觀故，深得厭惡慚愧臭身，從住處出至梵志所讚言：『善人！可斷我命。』時彼梵志尋斷其命，如是二、三乃至六十，故僧減少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說餘善道，安樂住法無有厭惡，諸惡法生即能除滅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更有善道，安樂行法無有厭惡，諸惡法生即能除滅。」「世尊！云何善道，安樂住法無有厭惡，諸惡法生即能滅除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有阿那般那念，名為善道，安樂住法。所以者何？諸惡法生即能除滅，無厭惡故。」「世尊！云何修習阿那般那念，名為善道，安樂住法，諸惡法生即能除滅，無有厭惡？」佛語阿難：「若有比丘隨其所依城邑聚落止住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，攝身諸根繫念一心入村乞食。食已若在空處、若在樹下、若在空舍，敷尼師壇正坐端身繫念在前，除世貪嫉，於他財物遠離貪著，如是行者則能捨離瞋恚、睡眠、調戲、疑悔，是諸陰蓋能煩惱心、使慧力羸、不至涅槃，是故當除。若息入時當一心知入，若息出時當一心知出，若長、若短、若息入遍身，當一心知從一切身入，若息出遍身，當一心知從一切身出。除身行時，當一其心念出入息。受喜時、受樂時、受心行時、除心行時，當一其心念出入息。覺心時、令心喜時、令心攝時、令心解脫時，當一其心念出入息。觀無常、觀變壞、觀離欲、觀滅盡、觀捨離，當一其心念出入息。阿難！是名善道安樂行法，諸惡法生即能除滅，無有厭惡。」爾時佛語諸比丘：「當勤修習阿那般那念得大果大利。」時諸比丘各作是念：「世尊為我等讚歎修習阿那般那念得大果大利，我等當勤修習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勤修習阿那般那念，便得無量種種知見作證。佛知多有比丘得漏盡道成阿羅漢，以是因緣集比丘僧種種呵責：「云何名比丘，求刀自殺、歎死、教死？」種種呵已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，若人、若人類，故自奪命、若持刀與、教死、歎死，作如是言：『人用惡活為？寧死勝生。』隨彼心樂死，種種因緣教死、歎死，死者，是

比丘波羅夷不應共住。」

奪命者，自奪、若教他奪。是中云何犯罪？比丘有三種奪人命，波羅夷：一者自，二者教，三者遣使。自者，自身作、自身奪他命。教者，教語他言：「捉是人，繫縛奪命。」遣使者，語他人言：「汝識某甲不？汝捉是人，繫縛奪命。」是使隨語奪彼命時，比丘得波羅夷。

復有三種奪人命：一者用內色，二者用非內色，三者用內非內色。內色者，比丘用手打他，若足、若頭、若餘身分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是比丘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得偷蘭遮。用不內色者，若比丘以木、瓦、石、刀槊、弓箭，若木段、白鑞段、鉛錫段遙擲彼人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用內非內色者，若比丘以手捉木、瓦、石、刀槊、弓箭。若木段、白鑞段、鉛錫段打他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復有比丘，不以內色、不以非內色、亦不以內非內色，為殺人故合諸毒藥，若著眼中、耳中、鼻中、口中；若著男女根中、身上、若著瘡中、若著餅肉中、羹飯粥中、若被褥中、大車、小車、臥具、輦輿、步挽車中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是死，偷蘭遮。

復有比丘，不以內色、不以非內色、亦不以內非內色、亦不以毒藥，為殺人故，作憂多殺、頭多殺、作弶、作羂、作撥、作毘陀羅殺、半毘陀羅殺、斷命殺、墮胎殺、按腹殺、推著火中、推著水中、推著坑中，若遣令去就道中死，乃至胎中初受二根、身根、命根，於中起方便殺。

憂多者，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，於中先作無煙火坑，以沙土覆上。若心念若口說：「以是人從此道來故，我作是坑。」是名成憂多。若是人因是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若比丘為人作坑，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亦偷蘭遮。若為非人作坑，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人死者，突吉羅。畜生墮死，亦突吉羅。若比丘為畜生作坑，畜生墮死，波夜提。若人墮死，突吉羅。非人墮死，亦突吉羅。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，諸有來者皆令墮死。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，波夜提。都無死者，偷蘭遮突吉羅。是名憂多。

頭多者有二種：一者地，二者木。地頭多者，若比丘作坑，埋人脚踝、若埋膝、若腰、若臍、若腋至頸，如是埋已，令象蹴蹋、令馬駱駝牛驢蹴蹋、若令毒蛇蜈蚣往嚙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是死，偷蘭遮。是名地頭多。木頭多者，有比丘穿木作孔，若桁人脚杻手枷頸，如是繫已，令象馬、駱駝、牛驢蹴蹋，若令毒蛇蜈蚣往嚙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死。」彼因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是名木頭多。

弶者，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，於中依樹、依柱、依石、依壁、若依木段、白臘段、鉛錫段，是中施弶，若心念、若口說：「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弶。」令彼因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若為人作弶，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及畜生死者，偷蘭遮。若為非人作弶，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人及畜生死者，突吉羅。若為畜生作弶，畜生死者，波逸提。人及非人死者，突吉羅。若不定為一事作，諸有來者皆令墮死，若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，波夜提。都不死者，偷蘭遮突吉羅，是名為弶。

羂者，有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，若依樹、依柱、依石、依撅、依壁、依木段、白鑞段、鉛錫段，是中施羂，若心念若口說：「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羂。」是羂事成，彼因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若比丘為人故作羂，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亦偷蘭遮。為非人作羂，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人及畜生死者，突吉羅。為畜生作羂，畜生墮死，波夜提。人及非人死者，突吉羅。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羂，諸有來者皆令墮死者，若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，波夜提。都無死者，偷蘭遮突吉羅。是名為羂殺。

撥者，若比丘知是人從此道來，若依樹、依柱、依橛、依石、依壁、依木段、白鑞段、鉛錫段，是中施機撥。若心念若口說：「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撥。」是撥事成，彼因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若比丘為人故作撥，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及畜生死者皆偷蘭遮。為非人作撥，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人及畜生死者，突吉羅。為畜生作撥，畜生死者，波夜提。人及非人死者，突吉羅。若比丘不定為一事作撥，諸有來者皆令墮死，若人死者，波羅夷。非人死者，偷蘭遮。畜生死者，波夜提。都無死者，偷蘭遮突吉羅。是名為撥。

毘陀羅者，有比丘以二十九日，求全身死人召鬼呪尸令起，水洗著衣著刀手中。若心念若口說：「我為某故作毘陀羅。」即讀呪術，是名毘陀羅成。若所欲殺人，或入禪定、或入滅盡定、或入慈心三昧，若有大力呪師護念救解，若有大力天神守護，則不能害。是作呪比丘，先辦一羊、若得芭蕉樹，若不得殺前人者，當殺是羊、若殺是樹，如是作者善；若不爾者還殺。是比丘是名毘陀羅。

半毘陀羅者，有比丘二十九日作鐵車，作鐵車已作鐵人，作鐵人已召鬼，呪鐵人令起，水洗著衣繫刀著鐵人手中。若心念若口說：「我為某故作是半毘陀羅。」讀是呪術，是名半毘陀羅成。若所欲殺人，入禪定、入滅盡定、入慈心三昧，若有大力呪師護念救解，若有大力天神守護，則不能害。是作呪比丘先辦一羊、若得芭蕉樹，若不得殺前人者，當殺是羊、若殺是樹，如是作者善；若不爾者還殺。是比丘是名半毘陀羅。

斷命者，若比丘以其二十九日，牛屎塗地酒食著中，然火已尋著水中。心念、口說讀呪術言：「如火水中滅，某甲人命亦如是滅。」若火滅時彼命隨滅。又如比丘二十九日，牛屎塗地酒食著中，畫作所欲殺人形像，作是像已尋還撥滅，心念口說讀呪術言：「如是像滅，彼命亦滅。」若像滅時彼命隨滅。有如比丘二十九日，牛屎塗地酒食著中，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，心念口說讀呪術言：「如是針出，彼命隨出。」是針出時彼命隨出。是名斷命。

墮胎者，有比丘與有胎女人吐下藥、灌鼻藥、灌大小便處藥、若針血脈、若出眼淚、若消血藥，作是念：「以是因緣令女人死。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是死，偷蘭遮。若是比丘為殺彼母故令墮胎，若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胎死者，偷蘭遮。若俱死者，波羅夷。俱不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比丘為殺胎故作墮胎法，若胎死者，波羅夷。母死者，偷蘭遮。俱死者，波羅夷。俱不死者，偷蘭遮。是名墮胎。

按腹者，有比丘使懷妊女人重作、或擔重物、教使在車前走、若令上峻岸，作是念：「以此因緣令女人死。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亦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是死，偷蘭遮。若比丘為母故按腹，母死者，波羅夷。胎死者，偷蘭遮。俱死者，波羅夷。俱不死者，偷蘭遮。若為胎故按腹，胎死者，波羅夷。母死者，偷蘭遮。俱死者，波羅夷。俱不死者，偷蘭遮。是名按腹。

推墮火中者，推木火中、草火中、牛屎火中、麩糠火中，作如是心念：「令彼因是死。」

彼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是名墮火。

推墮水中者，推大池中、大海中、深泉中、陂水中、大深井中、深河渠中，乃至面沒水中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是死。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是名墮水。

高上推墮下者，高山、高岸、殿舍、牆壁、深坑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因是死。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

遣令道中死者，有比丘知是道中有惡賊、惡獸、飢餓，遣令往至此惡道中，作如是念：「令彼惡道中死。」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是名遣令道中死。

乃至胎中初得二根者，謂身根、命根。迦羅羅時，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，死者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因是死，波羅夷。若不即死，後不因死，偷蘭遮。

佛語諸比丘：「求刀有二種：一者自求，二者教人求。讚歎有三種：一者惡戒人，二者善戒人，三者病人。」

惡戒人者，殺牛、殺羊、養雞、養猪、放鷹、捕魚、獵師圍兔、偷賊、魁膾、呪龍、守獄，有比丘到惡戒人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汝等惡戒人，何以久作罪？不如早死。」是人因是死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即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惡戒人作如是言：「我不用是比丘語。」不因死者，比丘得偷蘭遮。若比丘讚歎是人令死，便心悔作是念言：「我何以教是人死。」還到語言：「汝等惡人，或以善知識因緣故，親近善人得聽善法，能正思惟得離惡罪，汝勿自殺。」若是人受比丘語，不因死者，比丘得偷蘭遮。

善戒者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有比丘到諸善人所，作如是言：「汝持善戒有福德人，若死便受天福。汝等何不自奪命？」是人因是自奪命者，比丘得波羅夷。若不自奪命，偷蘭遮。若善戒人作是念：「我何以受是比丘語自奪命？」不因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比丘教他死已，心生悔言：「我不是！何以教此善人死。」還往語言：「汝善戒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，福德多故受福亦多，莫自奪命。」不因死者，偷蘭遮。

病者，四大增減受諸苦惱，比丘語是人言：「汝云何能久忍是苦惱？何不自奪命？」因是死者比丘，得波羅夷。若不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是病人作是念：「我何緣受是比丘語自奪命？」不因死者，偷蘭遮。若比丘心悔：「我不是！何以教此病人自殺？」還往語言：「汝等病人，或得良藥、善看病人、隨病飲食，病可得差，莫自奪命。」病人不因死者，偷蘭遮。是名三種讚死。

迦留陀夷恒出入一居士舍，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往至其舍。是家婦有未斷乳兒，持著床上以疊覆之捨去。迦留陀夷門下彈指，婦人出看言：「大德！入坐此床上。」迦留陀夷不看，便坐兒上，腸出大喚。婦言：「此有小兒。」比丘身重小兒即死。作是事已還到寺中，語諸比丘：「我今日作如是事。」諸比丘以是事白佛，佛知而故問：「汝以何心作？」答言：「我不先看床上便坐。」佛言：「無犯。從今當先看床榻坐處，然後可坐。若不先看者，得突吉羅罪。」

又父子比丘共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，至嶮道中，兒語父言：「疾行過此。」父隨兒語疾走乏死，兒即生疑：「我將無犯波羅夷得逆罪耶？」是事白佛，佛知故問：「汝以何心語？」兒比丘言：「我見日暮恐不過嶮道，以愛重心語令疾行，遂使乏死。」佛言：「無犯。」

復有父子比丘共行憍薩羅國向舍衛城，至一聚落無有僧坊，兒問父言：「今何處宿？」父言：「聚落中宿。」兒言：「聚落中宿，白衣何異？」父即語兒：「當何處宿？」兒言：「空地宿。」父言：「此有虎狼可畏，我眠汝覺。」兒言：「爾。」即便臥，父便鼾眠。虎聞鼾聲，便來嚙父，頭破大喚，兒即起看頭破尋死。兒即生疑：「我將無犯波羅夷得逆罪耶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應大喚、燃火怖之。」

有一比丘，日暮入嶮道值賊，賊欲取比丘。比丘捨走，墮岸下織衣師上，織師即死。比丘心疑：「我將無犯波羅夷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犯波羅夷，從今日莫作如是身行。」

阿羅毘國僧坊中壞故，房舍比丘在屋上作，手中失墼墮木師上，木師即死。比丘心疑：「我將無犯波羅夷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從今日當一心執作。」

復次阿羅毘國比丘僧房中壞故，房舍比丘作時，見墼中有蠍，怖畏跳下墮木師上，木師即死。比丘心疑：「我將無犯波羅夷？」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從今莫起如是身行。

」(殺事竟)。

佛在維耶離國，夏安居時，與大比丘眾俱。時世飢饉乞食難得，諸人妻子尚乏飲食，何況與乞人？佛以是因緣故集諸比丘，而告之曰：「汝等當知，此間飢餓乞食難得，諸人妻子尚乏飲食遭諸苦惱，何況與人！汝等比丘，隨所知識、隨諸親里、隨所信人，往彼安居，莫在此間以飲食故受諸苦惱。」時諸比丘隨所知識各往安居。有諸比丘往憍薩羅國一處安居；復有比丘到婆求摩河邊聚落安居，是聚落中多諸貴人、奴婢、財寶、穀米豐饒種種成就。時河上安居比丘作是念：「今世飢餓乞食難得，諸人妻子尚乏飲食，況與乞人！是聚落中多富貴家，穀米豐饒、種種成就，我等當到是諸家共相讚歎，作是言：『居士當知！汝等得大善利，諸大比丘僧依汝聚落中安居故。今此眾中某是阿羅漢、某是向阿羅漢、某是阿那含、某是向阿那含、某是斯陀含、某是向斯陀含、某是須陀洹、某是向須陀洹，某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某得無量慈心、無量悲心、無量喜心、無量捨心，某得無量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某得不淨觀，某得阿那般那念。』」諸比丘作是念已，即入聚落到富貴家共相讚歎：「汝等當知得大善利！福田眾僧依汝聚落安居。今此眾中，某是阿羅漢、我亦是阿羅漢，某向阿羅漢、我亦向阿羅漢，某是阿那含、我亦是阿那含，某向阿那含、我亦向阿那含，某得斯陀含、我亦得斯陀含，某向斯陀含、我亦向斯陀含，某得須陀洹、我亦得須陀洹，某向須陀洹、我亦向須陀洹，某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無量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捨心、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有想非無想處、不淨觀、阿那般那念，我亦得初禪乃至阿那般那念。」彼諸居士即生清淨信心，作如是念：「我等得大善利！有大福田眾僧依我等聚落安居。某得阿羅漢、某向阿羅漢、某得阿那含、某向阿那含、某得斯陀含、某向斯陀含、某得須陀洹、某向須陀洹、某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無量慈心、悲喜捨心、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有想非無想處、不淨觀、阿那般那念。」是居士得是信心已，今飢儉時乞食難得，乃能如先豐樂易得時與眾僧作前食後食怛鉢那。時婆求摩河邊安居比丘，噉是飲食身體充滿，得色得力肥盛潤澤。諸佛在世法，歲二時大會，春末後月、夏末後月。春末月者，諸方國土處處諸比丘來作是念：「佛所說法，我等當安居時修習，得安樂住。」是名初大會。夏末月者，諸比丘處處夏三月安居竟，作衣畢，持衣鉢詣佛所作是念：「我等久不見佛，久不見世尊。」是第二大會。

爾時憍薩羅國安居比丘，過夏三月作衣畢，持衣鉢遊行到維耶離國。諸佛常法，有共佛安居比丘，有客比丘來，當共往迎一心問訊，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，作是言：「此是汝等房舍，麁陛繩床、細陛繩床、被褥、枕席，隨上座次第住。」爾時維耶離比丘，遙見憍薩羅比丘來，便共出迎一心問訊，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，作如是言：「此是

汝等房舍，麁陛繩床、細陛繩床、被褥、枕席，隨上座次第住。」問訊言：「汝等忍足安樂住，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憍薩羅比丘答言：「我等忍足安樂住道路不疲，但乞食難得。」維耶離比丘言：「汝實忍足安樂住，道路不疲，乞食難得故，汝等羸瘦顏色憔悴。」爾時婆求摩河上比丘安居竟，作衣畢，遊行到維耶離。時維耶離比丘，遙見婆求摩河比丘來，皆共出迎一心問訊，與擔衣鉢開房舍示臥具處，作如是言：「此是汝等房舍，麁陛繩床、細陛繩床、被褥、枕席，隨上座次第住。」問訊言：「汝等忍足安樂住，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婆求摩河上比丘答言：「我等忍足安樂住，乞食不乏，但道路疲極。」維耶離比丘言：「汝實忍足安樂住，道路疲極、乞食不乏。何以故汝等肥盛顏色和悅？」時維耶離比丘漸漸急問：「汝等長老！今世飢儉乞食難得，諸人妻子尚乏飲食，況能與人！汝等何因緣故，安居時氣力肥盛、顏色和悅、乞食不難？」時婆求摩河比丘廣說如上因緣。維耶離比丘問：「諸長老！汝等所可讚歎，實有是功德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無。」維耶離比丘，以種種因緣呵責婆求摩河比丘：「汝所作事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。汝不知佛世尊以種種因緣呵責妄語，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，佛常說法教人離妄語。汝等尚不應生心作妄語想，何況為飲食故，空無過人聖法，自說言得。」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知而故問婆求摩河比丘：「汝等實作是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以種種因緣呵責婆求摩河比丘：「汝等所作事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無欲樂心作不淨行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。汝癡人！不知我以種種因緣呵責妄語，種種因緣讚歎不妄語。我常說法教人離妄語，汝尚不應生心作妄語想，何況為飲食故，空無過人法，自說言得。」佛如是種種因緣呵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世間有三種大賊：一者作百人主，故在百人前，百人恭敬圍遶。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人主，故在五百人前，五百人恭敬圍繞，入城、聚落、穿踰牆壁、斷道偷奪、破城殺人，是名初世間大賊。二者有比丘用四方眾僧園林中竹木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花、果、財物飲食，賣以自活、若與知識白衣，是名第二世間大賊。三者有比丘為飲食供養故，空無過人聖法，故作妄語自說言得。若與百人恭敬圍繞，至五百人恭敬圍繞，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前食、後食怛鉢那，是名第三世間大賊。是中百人賊主，在百人前恭敬圍繞，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人主，在五百人前恭敬圍繞，入城、聚落、穿踰牆壁、斷道偷奪、破城殺人，此名小賊。若有比丘用四方眾僧園林中竹木根、莖、枝、葉、花、果、財物飲食，賣以自活、若與知識白衣，是亦小賊。」佛言：「是第三賊，於天人、世間、魔界、梵世、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人眾中，最是大賊。謂為飲食故，空無過人法，故作妄語自說言得。若與百人至五百人恭敬圍繞，入城聚落受他供養前食、後食怛鉢那，是名大賊。」佛說偈言：

「比丘未得道，　　自說言得道，

天人中大賊，　　極惡破戒人，
是癡人身壞，　　當墮地獄中。」

佛種種因緣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知不見空無過人法，自言我得如是知、如是見，是比丘後時若問、若不問，貪著利養故，不知言知不見言見，空誑妄語，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。」

佛在舍衛國，時憍薩羅國有空閑處，諸比丘住其中。諸比丘因別相觀得定故，貪欲瞋恚不起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已得道所作已辦。」是諸比丘到佛所自言：「我是阿羅漢，生分已盡更不受身。」作是語已，後近聚落僧坊中住，數見女人故，貪欲瞋恚便起，是諸比丘作是言：「我曹辛苦痛惱，本在空閑處時，因別相觀得定故，貪欲瞋恚不起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已得道所作已辦。』即到佛所自言：『我是阿羅漢，我生已盡更不受身。』今近聚落住，數見女人故貪欲瞋恚便生。我曹失比丘法、燒比丘法，我曹空無過人法自說言得。」是諸比丘語餘比丘，餘比丘聞已向佛廣說。佛以是事因緣故集比丘僧，以種種因緣讚戒、讚持戒。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若比丘不知不見空無過人法，自言我得如是知、如是見。後時或問、或不問，欲出罪故便言：『我不知言知、不見言見，空誑妄語。』除增上慢，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。」

不知者，過人法不知、不得、不見、不觸、不證。不見者，不見苦諦、不見集諦、滅諦、道諦。是中犯者，若比丘說我阿羅漢，若不實，犯波羅夷。向阿羅漢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阿那含不實，犯波羅夷。向阿那含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斯陀含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向斯陀含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須陀洹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向須陀洹不實，犯波羅夷。若比丘言：「我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得無量慈心、悲心、喜心、捨心、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有想非無想處、不淨觀、得阿那般那念。」不實，犯波羅夷。乃至說：「我善持戒人，婬欲不起。」若不實者，偷蘭遮。若比丘作是言：「諸天來至我所，龍、夜叉、毘陀羅鬼、餓鬼、鳩槃茶鬼、毘舍遮鬼、羅剎鬼來至我所，彼問我答、我問彼答。」若是事不實者，比丘犯波羅夷。乃至：「旋風土鬼來至我所。」若不實者，偷蘭遮。

一時長老大目揵連，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空定，善取入定相，不善取出定相。從三昧起，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已，還疾入定，作如是念：「我在定中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。」從三昧起語諸比丘：「我在耆闍崛山入無所有處無色定，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。」諸比丘語目連：「何有是處入無色定當見色聞聲。何以故？若入無色定，破壞色相捨離聲相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莫

說目連犯罪。何以故？目連但見前事、不見後事。如來亦見前、亦見後，是目連在耆闍崛山，入無所有處無色定，善取入定相，不善取出定相。從定起聞阿修羅城中伎樂音聲，聞已還疾入定，便自謂：『我入定聞聲。』若入無色定，若見色、若聞聲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是人破壞色相捨離聲相故。若目連空無過人法故妄語者亦無是處，是目連隨心想說，無罪。」

有一時諸比丘問長老目連：「多浮陀河水從何處來？」目連答言：「此水從阿耨達池中來。」諸比丘言：「阿耨達池其水甘美有八功德。此水沸熱鹹苦，何有此事？汝目連！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汝等莫說目連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阿耨達池去此極遠，是水本有八功德甘美，經歷五百小地獄上來，是故鹹熱。汝等若問目連：『是水何故鹹熱？』能隨想答。目連實語，無犯。」

有一時大目揵連入定，見跋耆諸夜叉與摩竭陀夜叉共鬪，破摩竭陀夜叉。從定起已語諸比丘：「跋耆人當破摩竭陀人。」後阿闍世王善將兵眾破跋耆人。諸比丘語大目揵連：「汝先言：『跋耆人當破摩竭陀人。』今摩竭陀人破跋耆人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目連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目連見前不見後，如來見前亦見後。是跋耆夜叉與摩竭陀夜叉共鬪得勝，時跋耆人亦破摩竭陀人，後阿闍世王更集兵眾共戰得勝。是目連隨心想說，無犯。」

目連又後入定，見摩竭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得勝。目連從三昧起，語諸比丘：「摩竭陀人當破跋耆人。」後共鬪時跋耆人得勝。諸比丘語目連：「汝先言：『摩竭陀人當破跋耆人。』今跋耆人更破摩竭陀人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問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目連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目連見前不見後，如來見前亦見後。是摩竭陀夜叉與跋耆夜叉共鬪得勝，時摩竭陀人亦勝跋耆人，後跋耆人更集兵眾共鬪得勝。目連隨心想說，無犯。」

有一時目連晨朝時到著衣持鉢入居士舍，與敷座處共相問訊，居士言：「大德目連！是妊身婦人為生男女？」目連答言：「生男。」語已便去。復有一梵志來入舍，居士問言：「此妊身婦人為生男女？」答言：「生女。」後實生女。諸比丘語目連：「汝先說居士婦生男，今乃生女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目連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目連見前不見後，如來見前亦見後。是時此女是男，後轉為女。目連隨心想說，無犯。」後復相他生女亦如是。

爾時大旱，目連入定見却後七日天當大雨溝坑滿溢。諸城邑人皆聞是語，咸大歡喜。國中人民皆捨眾務覆屋蓋藏，各各屈指捉籌數日。到第七日尚無雨氣，何況大雨！諸比丘語目連：「汝言七日大雨溝坑滿溢，今無雨氣何況有雨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目連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目連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目連見前不見後，如來亦見前亦見後。是七日時實有大雨，有羅睺阿修羅王，以手接去置大海中。目連隨心想說，無犯。」

又一時長老莎伽陀語諸比丘：「我入禪定，能令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滿其中火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何有是處？聲聞弟子能作大火從阿鼻地獄極至梵世。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莎伽陀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莎伽陀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若比丘依初禪修如意足得神通力，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自在能滿中火。若依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亦如是。是莎伽陀依止四禪，善修如意足得大神通，若念從阿鼻地獄上至阿迦膩吒天，自在隨意能滿中火。是莎伽陀實語，無犯。」

又一時長老輸毘陀語諸比丘：「我一念中能識宿命五百劫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何有是處？聲聞弟子在一念中極多能知一世，汝空無過人法故作妄語，汝輸毘陀應擯治驅遣。」是事白佛，佛語諸比丘：「莫說輸毘陀是事犯罪。何以故？是人前身從無想天命終來生此間，無想天上受五百劫，是故自說：『我一念中能知五百劫事。』是輸毘陀隨心想說，無犯。」(四波羅夷竟)